

54岁的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 依然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

“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，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。”

54岁的王计兵在他送外卖的间隙写下这首诗，内敛、平和、沉稳的性格下藏着一颗炽热的心，他用诗歌来倾诉这份炽热。在生活中，他是丈夫，是外卖员，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，现在，他又多了一个身份——诗人。

2022年，一位网友将王计兵的诗转发到微博上，这篇《劳动者的诗歌》总共引来2000多万次阅读、10万次转发。今年2月，他的诗集《赶时间的人》正式出版，截至发稿时仍然位列豆瓣文学图书热门榜单中，在豆瓣上关于这本书的评论里，置顶的一条写道：“无与伦比。”而他本人，也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，不断登上各大媒体，他这样形容诗集出版后的日子：“生活开始变得无序，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几乎每天都处在一种东奔西走的状态。”

我们在采访王计兵之前，就见证了话题在他身上不断地爆裂开来，将喜欢写诗的外卖员变成“外卖诗人”。时至今日，王计兵的朋友圈里仍然会隔三岔五地蹦出报道他的文章，当然，此文也是未来的其中之一。

他的走红不禁让人又想起网络上曾经关于“底层作家”的讨论，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与余秀华、陈年喜等人同属一类，他们在黑夜的高空中绚烂地绽放，随后迅速归于寂静，留下硝烟袅袅。这些诗人都曾被贴上各式的标签，而后引发关于“写作能否改变命运”的讨论。或许这是个伪命题，因为写作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存在。“文字不是工具，也不该被工具化。”王计兵说。

像余秀华、陈年喜这样的诗人，他们落笔前，从未想过笔下的文字能够拖拽自己的人生轨迹，只是在笨拙地写作，在快餐式的短视频如瀑布一般汹涌地流向每个人时，他们仍然坐在小河边，笨拙地写下一个又一个字，一句又一句诗。

王计兵也是如此，一个笨拙的诗人，就像《等待戈多》中的老流浪汉，笨拙地等待戈多，至于戈多是谁，他们说不清楚，亦如王计兵说不清楚在视频为王的年代里写诗的合理性。但与《等待戈多》的荒诞不同，王计兵的笨拙是浪漫的。

以下为王计兵的自述：

I 外卖大哥

我叫王计兵，今年54岁。没有走红之前，或许没有人会关心我，一个送外卖的大哥。

我出身于江苏邳州的一个农村家庭，初中辍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深陷于一种迷茫，生活也失去了方向。但阅读像岸边垂下的一根根柳条，让泥足深陷的我找到了生命的拉手，并渐渐对春天开始着迷。

后来，我外出打工，一有时间就跑去路边摊看书买书，能够自由地阅读，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很新奇。

书读得多了，我就开始尝试写作。1992年，我的处女作就在杂志上发表了。当我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变成了铅字的那一刻，整个

人都变得自信起来。于是，我决定开始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创作的过程中，我常常沉浸于文字的世界里，想象自己是小说里的主角。记得最夸张的一次，当我写到主人公遭遇丧亲之痛的时候，自己也换上了一身白衣服和鞋子，在村里到处晃荡。以至于，村里人都以为我有点精神不正常。

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有一天，当我干完农活回到自己的小屋后，却发现我的父亲，把我投注了全部心血的二十万字的手稿烧得一干二净。

那天后，整整两个月，我都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。我选择独自默默写作，不再投稿。直到25年后，我才重新投稿发表作品，我至今记得，父亲在知道徐州作协后，他沉默了许久，对我说了一句“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”。

在过往的人生里，我陆续到全国各地打工。干过捞沙子、打土坯、搬运工，也捡过破烂，开过翻斗车，摆过地摊，也开过书店。最难的时候，我带着一家五口，搭棚屋露宿在河边。

后来，生活逐渐有点起色，我也终于在苏州昆山有了自己的店铺，还买了房子。日子已然平稳，但房租房贷、孩子的学费，让我依然停不下脚步。

2018年，我决定去送外卖。49岁的我穿上了一身蓝马甲，成为站点里年纪最大的骑手，坦白说，这份工作是我干过最轻松的活。

在外卖行业摸爬滚打五年多的时间，辛苦是我们的常态，说心里话，一次次地冒险，一次次地追赶时间，都是为了生活，为了多赚点钱。可以毫不避讳地说，许多外卖小哥都处于一种超速状态，因为养家糊口是每一个普通人首先要面临的问题。我感觉，现在和我刚开始送外卖时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，我所工作的苏州昆山的单量太少，送外卖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多。

I 诗人与诗

总有人会问我，为何会走上写诗这条路？

写诗是因为它很短小，可以让我在快节奏的送外卖间隙里，见缝插针地去写作。

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也改变了自己多年的写作习惯。以前我用的是圆珠笔和纸，现在我改为一边骑着电瓶车，一边发语音转文字的方式，先保存下来，有空再整理成诗。

几乎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写手。每一个喜欢写作的人，都有一些对他写作有重要影响的前辈，比如余华，《活着》中那些人物的命运，还有他们对生命的渴求，给我带来很多启发。还有前几年很火的张二棍，他写的诗总能给我力量。

在我看来，诗歌不同于长篇小说，它更像是一幅拼图，只要你拼好了，它也是完整的。所以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在坚持写诗，每一首诗都藏着我人生的一些故事，它们是我人生的一片拼图。

坦白说，刚开始写诗的时候，我带着很多个人情绪，但自从送外卖以后，不断地和各种人接触，不断地去转换视角，我慢慢地开始把自己从某些事件中抽离出来，站在一个旁观

者的角度冷静地思考问题。我更希望把这些情绪交给读者，这是我认为一种比较好的表达方式。

其实，我的写作一直都是屈从于生活的，它始终处于我人生的次要位置，更多像是我人生的一剂调味品。

截至《赶时间的人》出版时，我已经累计写下了4000多首诗。以前我写诗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随手把诗写在一些烟盒上、旧报纸上，大多数诗歌都被我丢弃了，但我并不会觉得可惜。

在我看来，创作灵感是越写越多的，它并不是一种有限的资源，恰恰相反，它会一直锤炼着我，让我对一些事物和细节变得更加敏感。我不喜欢回味过去，有时间，不如在新作品上多下功夫。

前段时间，我和余秀华终于有机会聊了聊。为了这次见面，我还专门写了首《陈皮——致余秀华》送给她。诗分三段，每段都和她的一首名作。我在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我百度过陈皮 / 此前是水果 / 包裹着多汁的岁月 / 后来才被生活剥开晾干 / 成为人间的一种药。”

其实，没有见到她之前，我也曾经看过网上对她的一些评价，心里也曾设想过一些偶然事件的发生。

但见到她之后，我才发现她对待朋友是如此真诚。她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，也非常真诚的人，不得不承认，有一些话她是可以毫不顾忌地说出来，但我却不敢。

虽然，在这个年代里，诗歌变成了很私人化的行为，但我还是希望，诗歌可以被发扬光大。我常常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那个时候，几乎每一位爱读书的人，手里都有一本汪国真的诗集。我们读诗、写诗真的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。

这种诗歌的高光时刻再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但我还是希望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多。喜欢诗歌的人越多，希望的光芒就会越亮，写诗是可以给人带来美好的事情。

有一些喜欢诗歌的年轻人，曾问过我写作方面的建议，我这样回答他们：不要试图去揣测读者的内心，而是用自己最切身的感受，去寻找最懂你的读者。

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诗里面，知道我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。诗歌能形成一个人的历史，甚至说形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。

I 人生列车

走红之后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但是硬币总有两面，开心的另一面是更多的压力。因为在走红之前写诗，都是随心所欲地写，但现在在一篇作品完成前，我得考虑它的立意成立不成立、好不好、适不适合拿出来。

现在的生活节奏会有一点乱，因为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但我一直会提醒我自己，一定不要忘记自己是谁，从而去保持自己的创作心态，这件事对我非常重要。

走红的这段时间来，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多，感觉自己的心态也越发包容，对于一些批评的声音，我都会接受，甚至去认真地分析这

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

邻居送来的旧沙发
让妻子兴高采烈
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
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
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
一条断掉的沙发腿
我在卫生间，用清水洗了脸
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
一直以来
我不停地流汗
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
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
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
爱着爱我的人
快三十年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
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

王计兵的诗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

些批评。比如说前几天，有个朋友给我留言说：“你还是好好送外卖吧，不要再去想什么写作了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”我知道他没有恶意，就回复说：“作为一个外卖员，有一点爱好，不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？”

诗集出版之后，有人会问我：写作能改变命运吗？我只能说很难，写作很难改变命运，我认为靠写作改变命运，这是凤毛麟角的事情，是极偶然的，跟我一样坚持写作的朋友很多，只是恰好光照到我这粒“沙”上了。但是它肯定会让你一个人活得踏实、过得平和。写作能让你的生活过得更有色彩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文字不是一个工具，它的意义就是赋予你生活的意义，让人学会思考，让人热爱生活。在我眼中，文字拥有一种透光性，用我自己打个比方，在我生活最艰难的时候，文字会带给我一种光亮感，这种透光性才是文字最主要的意义。

很多人都问过我关于人生下半场的打算，目前我就是要求自己把每天需要做的事情都尽心尽力做好，把每一单外卖送好，把每一分钱赚回来，至于未来的计划，我真的不敢去设想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，只能说顺其自然，过好每一天吧。

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，那就是我会一直写下去，也还会继续出书，甚至我还打算为我的父母单独出一本诗集。

我觉得我的终极梦想，就是能用一本小说来给我的写作生涯画上句号，等到我57岁以后，不能跑外卖了，然后也找不到其它活干的话，我就安下心来，去写一本小说。

前几天我已经写了一个小说的开头，算是给自己提前埋下一颗种子。因为少年时的文学梦想就始于小说，我希望到最后能以小说为剧终，画一个圆。

文/晨报记者 牛强 实习生 张成祐
图/受访者供图